

章念驰
—
著

我所知道的祖父
章太炎

華太炎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章念驰——著

我所知道的祖父 章太炎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章念驰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章学研究论丛)

ISBN 978-7-208-13790-5

I. ①我… II. ①章… III. ①章太炎(1869~1936)
—生平事迹 IV. ①B25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1605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营销编辑 许卓 陈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周小桐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授权出版,原著作名《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章念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25×880 1/16 印张 18.25 插页 4 字数 192,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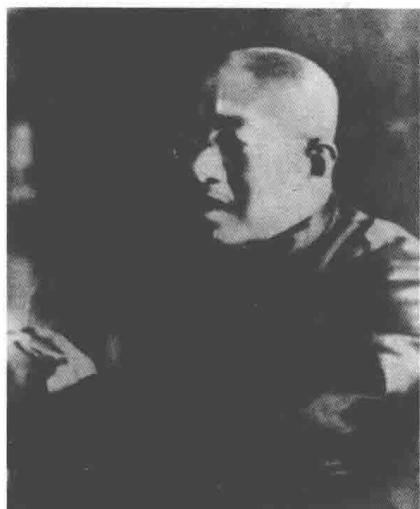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13790-5/K · 2507

定价 42.00 元

“章学研究论丛”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勇	王 宁	王汎森	王兴康
汤志钧	坂元弘子	李国英	汪荣祖
陈平原	林少阳	罗志田	周振鹤
姜义华	桑 兵	章念驰	葛兆光
傅 杰	熊月之		



祖父晚年像,刘半农摄。(家藏)



祖父章太炎中年时影。(家藏)



章太炎(前排右二)与留日学生合影。



祖父与孙中山合影。前排左起：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
后排右起：朱执信、古应芬、汪精卫。



一九一七年祖父访问南洋群岛，手执羽扇，中立者为祖父。（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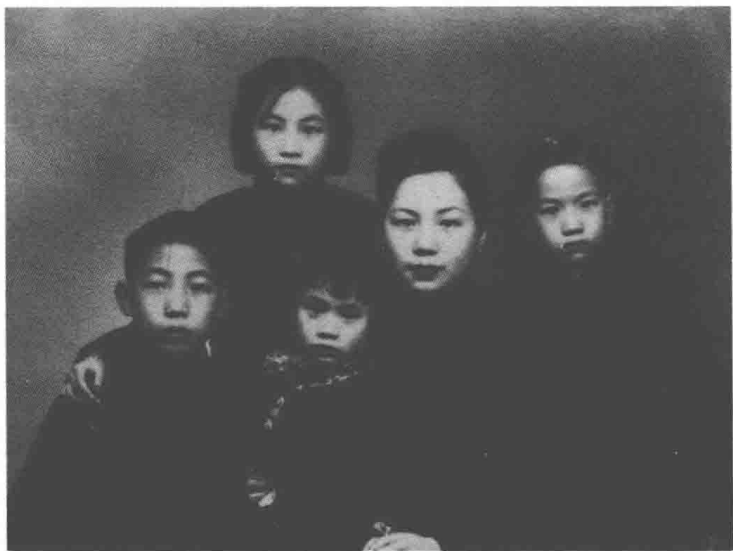
母亲彭雪亚摄于一九四八年。(家藏)



祖母手执祖父绣了“汉”字的和服。(家藏)



一九三五年父亲与母亲结婚后拍摄的阖家欢。前排右一为祖父章太炎,右二系邻居小孩,右三为祖母汤国梨。后排右一为三姑妈章珪,右二为父亲章导,右三为母亲彭雪亚,右四为叔父章奇。(家藏)



母亲与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老大章念祖、老二章念辉、老三章念驰、老四章念靖)。(家藏)



与父亲(章导)及弟弟(章念翔)合影,摄于苏州住宅花园内,面前是祖母栽培的荷花。(家藏)



二〇一五年我携妻(周锡瑛,左二)、女儿(章明徠,左三)、女婿(周国荣,左四)、外孙(周睿章,前一)参观余杭仓前章太炎故居。



太炎先生石刻像,由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绘。太炎先生石刻像,由李根源立,今存于章氏苏州寓所衣冠墓前。



在上海东方绿洲祖父纪念像前,与外孙周睿章合影。

五軍煥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第六十七歲，清光緒二十七年，出師到地，日本入中國同盟會，主持以和議。倡革命，武昌起義，小歸國，歷任大總統府一等秘書長，內務部次長，參議院議長，參議院議長，參議院議長，參議院議長。

木漢初定曰不暇給望于武庫也
也了端禮肩攻文章內諡金馬戶
槩上專外興樂府協律上專已興
濟竊終潤色樞業是已眾庶說豫
福應又盛白鵲參雁芝房園鼎上
歌薰于於廟祀雀五鳥甘露黃龍
上瑞已爲孝紀

卷三十三

祖父最擅长的小篆手迹，篆书《两都江堰市赋》。

祖父亲撰自传手稿。(家藏)

宣統元年九月日本書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日本軍院滿陽被攻之林下、赤黃
一破松江關東三日有明明年二月後以兩軍降戰
隊前上海拒而病慘亦不可救也二十日乃敵索北同
北領事入城軍國指揮官長赴這搭合旅長於然
恒至若亟、敵大陣數倍過我其後敵以四軍能
攻此並要害故時報云三處均已陷守未是以敵無
誠將利難任予我僅能射擊千餘發敵軍有乘和而至
寒月今敵始於不敵逃脫走乃今開州、承德及古冶
承德以北、開州以南各軍皆退、當此危急之際、
中起之迫乃據則徐府解之彈弓至盡世人以多為現
造此是之敵軍或成在左者亦不我軍四面而來且
而敵賊敗走者僅得一旁不勝哈我軍八廿方乃軍
陳戰地民人使兵隊急三人渡河得幸而餘人散歸
三萬我軍六萬三月十一日十二月十六日自清
小橋不可化敵傷兵千人而我軍受傷不滿百自清
先鋒不可果日小橋未有被劫也否者其對勝之道
誠由將帥不斷求而死敵致于滅亡士卒奮勇則固
老不而度上下稱快約皆獲觀戰以五言表不昧未
會有然士校尉以弱勝強更受上峰嘉獎初和華等已高
廉足二君於焉思其年與為計聞投餉特蒙獎賞也
卒不病死而獲俸自生醫傷兵赴醫院者諸人皆以為
樂也則醫所創制之藥日為愈于夜半時人人心如
響物路口而圖相見今贈伊由手由手授于外人如
兵也此類似今九次軍中出外條件給予命氏之意因
其子也公同向上詳分即并授獎大將軍喜相投其意
歌云以刺勝平之內事報云兵等名者、昔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軍功誌云

祖父《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手迹。

家訓

呂氏家訓

五月早歲出恭臨笑為人類中取儔下者
吾自受業私教師外未嘗拜謁他人門牆
廟堂常和之

人心如婦常不能絕上者忌功實能其決以
貧賤宿貴如校常甘收心其者間八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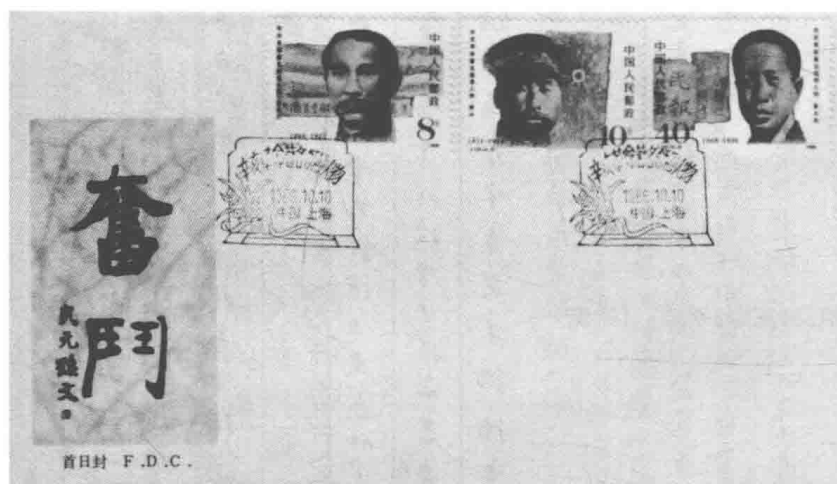
以真遠乃字亦與集瑞福亦隨之矣

祖父《家訓》手迹。(家藏)

祖父学术著作手迹。(家藏)

新方言序

自揚子雲著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不能為疏遠證明
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微蓋忘輶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逮及其作恒
吉錄沾沾獨取史傳為徵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根仁和翟灝為通俗編雖略
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觀然無覺微而撮其一二又極不
理析也考方言者在於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備固以察其聲義條
貫上稽國雅方言說文諸書教然如析符也復合斯為責也乃若儒先常語
如不中用不了諸文雖無古籍其文義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為然自戴
段玉裁以降小學聲韻炳焉復於保氏其以說解與策謀然理解獨於今世
方言益益如也戴君作轉語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
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輝其用至博探之至約五方之
言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謾瀾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國雅方言釋名



有一度纪念辛亥革命还是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作为三位代表人物共同纪念的。



纪念章太炎诞辰 145 周年暨《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出版座谈会在余杭举行。

自序

——“老已至矣”与《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

一

电话铃声逐渐冷清了，夜间惊梦的电话声几乎不再响起，电话变得宁静了；信箱消瘦了许多，塞满报刊信件信箱不再撑得满满，不用再为信箱的太小而烦心；通讯本上的姓名正一个个被涂去，永远再也不用与他们联系，他们已经逝去；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疏了，白发开始爬满了两鬓……这一切都在提醒你，你已经老了。

老对人来说，是一个陌生而可畏的名字，它对人来说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已经变老，跟以往一样我还在阅读、思考、写作、开会、奔跑……几乎没有觉得我已经七十好几，也许是电话、信箱、通讯录、白发都在告诉我“老已至矣”。

老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是你有没有做好老的安排，准备怎么去面对不断的苍老。人应该缴出三张考卷，我已缴出青少年时代

和中壮年时代——这两张考卷，如今要我缴出第三张答卷——怎么老去，给人生画上一个最圆满的句号！

对于老去，人们是多么不愿提起，无论老师与家长都很少愿提起这个话题，它是这么神秘与揪心。而梁武帝早就说过：“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段生命。少时读海涅诗歌集，海涅最恨苍老，因为老人最爱噜苏。所以我也像他一样，力戒噜苏，希望不老，但依然没法改变一天天地变老。

虽然人人都不愿意老，但有人说“老有老的骄傲”，读了让人神清气爽，让人多了一份淡定与逍遥。老了可以脱下面罩，卸下沉重的外套，没有了学历的压力、谋生的辛劳、功名的枷锁，可以去享受每天都是节日、假日、双休日的味道，老了更有人生的智慧、内涵和情调，像夏日的晚霞，重新点燃整个世界和人生，拥有更加灿烂的味道！

老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段时光，俗言“春播冬藏”，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是回顾和欣赏过去岁月的美好时光，它不应该与疾病、孤独与死亡画上等号，它更不应与消极与无所作为画上等号，它应该是另外一段燃烧的生命，只要永远心存高远，人老心不能老，关键是你不能老有所为，依然有着追求、有着激情、有着情爱、有着梦幻，这样才能老有所乐，让生命大放异光。

因此我们要学会精致地生活，优雅地生活，从容地生活，让自己有尊严地老去。届时，穿好你的衣裳，梳好你的发辫，挥挥手与生命道别，与亲人们相约在天堂！我们短暂的人生，好比一条条奔腾的河，如今将汇入大江大海，归入天地，而我们的精神将与山河同在！

二

年初,我读了《老有老的骄傲》,有感地写了《老已至矣》一文,是的,我已七十四岁了,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老,想到了死——人不可避免的归宿。帮我打印文章的小金,拿了打印好的文章,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几乎红了眼眶对我说:“所长,你为什么写这种文章?”是的,这是人们回避的不祥话题。也许因为我一直在忙碌,作为一个两岸关系的资深专家,犹同一个老兵,我是无愧的,始终没有下岗,依然在洞察着两岸的一切变化,笔耕不止,这也许就是“识途老马”与“老马识途”。这一切也许让我忘记了年龄,忘记了老已至矣!

我忽然第一次严肃地想到老,想到了怎么老有所为,也想到了死的问题。我不知上苍还会给我留下多少岁月,这些岁月我应该怎么度过?我知道,无论如何有充沛精力的岁月是不会太多了。在我挥挥水袖,潇洒地走下舞台前,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应无休止地继续写两岸关系的政策性文章?还是应该做些更应该做的事情?为此我失眠了。

白天,我看到报上讲如今的大学生已读不懂《红楼梦》了,娱乐成风的今天,“戏说历史”甚至“恶搞历史”成风,今天的青年一代已不知什么是我们的“苦难史”“奋斗史”“辉煌史”“耻辱史”……所以青年甚至出现了“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危机。我们的历史,本来充满谎言,向来是“胜利者造历史”,这几乎成了铁律。因此抢救一部真实的近代史成了当今最重要的事情,如“全民抗战史”,在抗战七十年后的今天才成了真实史。我幸运地遇到了今天这样的好时光。我绝不可能抢救整个近代史,但我至少应该抢救我的家族史,尤其我有一个属于公众人物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祖父。关于一个真实的太炎先

生,及与他相关的我的祖母、父亲、母亲等历史人物,这个历史的一页,我是不是应该将它写出来?今后写两岸关系的人也许会很多很多,而写我的祖父章太炎的人绝不可能太多。这大概是我余下生命中最应该做的事。

三十六年前,“文革”结束后,我选择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我祖父的研究,先后有十多年之久,完成了《章太炎医论集》和《章太炎演讲集》两部编著,也完成了《我的祖父章太炎》专著,但总的来讲,只是写了祖父某些片段而已,没有全面论述过他。因为我从不喜欢以他后裔自居,倒不是因为这个“成分”让我吃了这么多苦头,而是认为不能生活在前人余荫之下而沾沾自喜,这是最没有出息的。祖父的功过应让世人评说,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业绩,何况大树之下很难长出更大的大树。所以可以说我从没有好好系统地论述过我的祖父,对他的功过也从来没有去加以评述,甚至认为世上最最不需要纪念的就是章太炎,因为他的价值是不需要吹捧的。

现在我已不这么认为了。章太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已经被人遗忘了,他的业绩与成就已得不到传承了,人们不愿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一个艰深的历史人物,人们更喜欢看“动漫”而不是看历史经典了,何况章太炎的文章连鲁迅都说“读不懂,点不断”,一般人更不知也不懂章太炎了。电视里或小说中的章太炎只是一个衣着邋遢的疯子而已,一个不懂货币不识归途爱吃臭冬瓜的过时的迂腐的落伍的怪人。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水准已下降到这样程度,我还应该沉默吗?在我有生之年,写一个真实的祖父,与去写一个两岸关系,孰轻孰重呢?我决定写《我所知道的

祖父章太炎》。

关于研究章太炎的严肃专著并不是没有，如姜义华的《章炳麟评传》、汤志钧的《章太炎传》、汪荣祖的《章太炎研究》、金宏达的《章太炎传》、王玉华的《多元视野与传统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阐释》、张春香的《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研究》等，都过于专业，也都很艰涩，有志于读这些著作人已不多了。因此我写《我的祖父》决定以平实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学问家的章太炎”与“革命家的章太炎”，甚至不加注释，尽可能将一部复杂的革命史与学术史以最简洁语言来清楚表达，让我们的后代，让年轻人看得懂。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与三十年前我编订曹聚仁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所受影响有关。但是我撰写的《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又不是回忆录，我不喜欢撰回忆录，这种自诩的不科学的回忆录将造成很大混乱，我仍然是以历史的《春秋》笔法来还原历史，做到“断感情，汰华词”，力图留下一段信史。

写到我祖父，我不能不写到我的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章氏家族谱系，这都与祖父有关，都有助于今后对祖父的研究。同时我想把祖父的遗嘱，身后墓葬，以及与他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关系——孙中山和鲁迅的关系，一并写入，这几篇文章，我先前就已写过，为了让《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赶在我健康状况还可以的情况下早些问世，这几篇文章我就不另写了。如果天假我年，我会再写一本《我所知道的章太炎》，专论他与他的弟子及他与他的友人的关系，诸如《师友考》一类文集，这还需要一番努力，毕竟近二十年我都在从事两岸关系的研究，要重新拾起历史研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我是很想去完成的。